

Zhang Jiawei

我们业已习惯的外来词



张佳玮

自由撰稿人

Free Lancer

杂食动物

给外来的物件起名字，最简单省事的，便是安个现成名。比如古代中国人图俭省，习惯这么起名字：西域来的，都给个前缀，叫“胡什么”，如胡瓜、胡豆、胡萝卜、胡椒、胡桃、胡饼，那都是西边来的。如果是海外来的呢，就叫“洋什么”，比如洋烟、洋葱、洋芹菜、洋芋，那就是海外发来自土的。

也有音译的，而音译也分辞藻好坏。比如鼻烟这东西，英文叫 snuff，清末大家都好闻这玩意，就给起个译名叫“土那夫”，纯是音译。词也不算好看。烟草 tobacco，在菲律宾种得甚好，中国士大夫听了，按字索音，就译作淡巴菰，这就属于用心了，比土那夫好看多了。乍看字眼听读音，会以为是种清新淡雅、适合熬汤的菌类。

咖啡，英语写作 coffee，读音更接近“柯非”；法语 Café，跟汉语里“咖啡”两字更像些；其本源是阿拉伯语的 قهوة：读音像是“咖哇”，“植物饮料”。但“咖啡”两字，的确比“柯非”、“咖哇”好听又好看。

咖啡里头的拿铁，意大利语写作 Caffè latte，法语写作 Café au lait，读作“欧蕾”，其实意大利语 latte 和法语 lait，都是牛奶。拿铁和欧蕾说白了，最初就是“牛奶咖啡”，但稍微想一想：中文读做拿铁，听来范儿十足，是给成年人喝的；嚷一句“伙计来杯牛奶咖啡”，立刻落了下乘，好像拿来哄小孩子的咖啡奶糖。

粤语许多翻译比较随意。比如把 salmon 翻成三文鱼，把 sandwich 翻成三文治，很容易让人疑惑：三文治和三文鱼有没有远亲关系？粤语里某种水果叫士多啤梨，不知道的会以为很神秘，细一看是草莓，再一想就明白：strawberry，直接音译过来啦。葡萄牙人拿来做早饭吃的煎蛋 omelette，粤

语里叫做奄列；当时的上海人则用吴语念做杏利蛋。欧陆面包 toast，广东人叫做多士，上海人则翻成吐司。

也有些翻译，年深日久，已经觉不出是翻译了。比如，唐僧所穿的袈裟，其实是梵文 कषाय，读作 kasaya。苜蓿则是波斯语。比如我们熟悉的琉璃，段玉裁注解《说文》时说得明白：最初叫璧流离，“胡语也”。比如我们日常吃的葡萄与苜蓿，都是张骞出西域带回来的。《汉书》都还分别叫做“蒲陶”和“目宿”。最不显的，比如印度有一种墓式建筑，स्तूप, st ū pa, 中文翻译很多，其中一个翻译是卒塔婆，

慢慢就成了塔——中国的佛塔，就这么来的。虽然现在说起来，宝塔、佛塔，没人会觉得那是印度来的了。

类似地，读《封神演义》的诸位一定好奇过：闹海的哪吒有两个哥哥，金吒，木吒。按排行，他该叫水吒，为啥叫哪吒？因为哪吒其实也是印度来的。说多闻天王俱毗罗有个儿子，

名字大概类似于 Nalak ū vara，在中文的翻译，叫做那吒矩钵罗。南宋时一度被叫做过那吒太子，后来就演化成我们所知道的哪吒了。

所以乍看之下，当代中文外来语颇多，大家会大用日语中的词汇如“人气”，会用英语词汇“我 get 不到你的笑点”；但稍早一点，如上海话“十三点”，如雪茄，如吐司，如三文鱼，如拿铁，也都是外来语；更早一点，如塔，如袈裟，如和尚，如葡萄，如苜蓿，如哪吒，也都是外来语。只是已经深入我们的语言习惯，丝毫不觉诧异了。

世上生命力旺盛的语言，从来都是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，外来语随处可见。比如，我们都熟悉的，觉得很可以代表中国民族风味的《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》，茉莉这个词，也是外来的：出自梵文 मल्लिका, 读作 malika。[4]

嚷一句“来杯牛奶咖啡”，立刻落了下乘，好像拿来哄小孩子的咖啡奶糖。